

卡斯楚訪俄與加勒比海情勢

王建勛

壹 俄、古關係的演變

一九五九年一月，古巴共黨頭子卡斯楚（Fidel Castro Ruz）從山區進軍首都哈瓦那（Havana），而推翻「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政權，使古巴成為西半球唯一的共黨國家。它之成為共黨國家，主要是在巴蒂斯塔長期獨裁統治時期，已引起古巴人民的反感。卡斯楚乘機活動，以改革者姿態煽動青年，並利用游擊戰奪取了政權。可是古巴赤化的當時，國際間對「古巴革命」並沒有深刻的認識，尤其是美國，對於反巴蒂斯塔專制的革命，由於毫無準備而大吃一驚，就是當時美國新聞界，亦稱古巴游擊戰為「古巴森林中的羅賓漢」，而不知道「古巴革命」的真正性質。古巴赤化以後，情況顯然不同了；美國對於拉丁美洲防衛與援助的增加，甘迺迪總統又立即發動「美洲進步同盟」（Alliance for Progress），以期從對拉丁美洲各國經濟情況的改善，而達成政治的穩定。所以不可否認的，古巴的赤化，已使美國感到不安了。

一九六〇年初，古巴雖已推行共產主義制度，但與莫斯科的關係仍是狹小而不明顯。一九六一年三月，被美國支援的一支反卡斯楚革命軍在古巴登陸失敗，卡斯楚即完全投向蘇俄。蘇俄除對古巴以年達三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之外，從一九六二年初，大量軍火亦湧入古巴；其中包括地對空飛彈、海軍防禦飛彈、米格飛機及巡邏艇等，並有數千蘇俄軍事人員及技術人員駐在古巴。此後，蘇俄又在古巴建立了八個飛彈基地，其發射台對準美國。由於古巴對美國所造成的嚴重威脅，因而甘迺迪總統於一九六二年十月廿二日，宣告封鎖古巴，並下令蘇俄撤除飛彈基地，在美國三軍戒備下，蘇俄終於就範，而避免了美、蘇大戰的危機。

當匪、俄分裂之初，古巴在俄共與毛共的爭論中，對於毛共的理論有相當的同情，所以在「飛彈危機」以前，蘇俄為恐卡斯楚倒向毛共，而已經試

卡斯楚訪俄與加勒比海情勢

圖干預古巴的內政，雙方即已有了不愉快的氣氛。至「飛彈危機」爆發，當時蘇俄在美國果斷措施前讓步，並沒有與哈瓦那磋商，所以卡斯楚就公開談論古巴與蘇俄間的分歧。在飛彈危機以後，蘇俄與美國間的關係趨於調和，美、蘇「和平共存」的氣氛甚濃，相反的，美國在經濟封鎖及外交抵制方面，對古巴的壓力並沒有放鬆。因而，卡斯楚對於美、蘇「和平共存」的關係發展顯得特別敏感，唯恐大國把小國犧牲。

另一方面，從一九六一年起，古巴共黨的「革命輸出」，已引起美洲國家的強烈反應。因而，一九六二年一月，美洲國家組織決議開除古巴的會籍，一九六四年七月又通過對古巴經濟封鎖，使古巴更感孤立。卡斯楚就在這個時候訪問了蘇俄。蘇俄為安撫古巴，乃採取經濟優惠政策，蘇俄以高於國際糖價購買古巴的糖，並承諾蘇俄決不犧牲古巴。所以在一九六四年的卡斯楚訪問蘇俄的聯合公報中，卡斯楚即表明他傾向蘇俄的立場。但是至一九六五年底，匪、俄爭論更為激烈，古巴傾向蘇俄的態度，又引起毛共的不滿，因而毛共與古巴的貿易，在毛共多方為難下，雙方關係開始惡化，在雙方展開叫罵以後，卡斯楚更揭露了毛共在古巴的顛覆陰謀，掀起瘋狂的反毛浪潮。

但是在匪、古關係惡化的同時，極端好戰而傾向毛共的古巴共黨頭子蓋瓦拉（Ernesto Guevara）在其訪問阿爾及利亞、西非洲、開羅以後即到了北平，然後他就基於國際計劃而擬具的具體行動路線而潛入玻利維亞，企圖對整個南美洲進行赤化。所以雖然蘇俄每年給予古巴三億美元的援助，雖然若干人認為蓋瓦拉是親向毛共，而在很多表現來看，卡斯楚實質上又比較接近蘇俄。但是在這段時期裏，古巴共黨在對於拉丁美洲「革命輸出」，仍是在堅持他自己的路線。

自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初，因卡斯楚對古巴親蘇共黨頭目埃斯卡耶第（Ambal Escalante）進行整肅，以及卡斯楚不接受蘇俄的修正主義路

線，仍繼續支援拉丁美洲共黨武裝顛覆，所以無論在理論上或策略上，莫斯科與哈瓦那仍有着明顯的分歧。一九六七年六月，蘇俄總理柯錫金與美國詹森總統在克拉斯堡羅（Clasbrough）會晤以後，於返國途中經過哈瓦那，當時柯錫金與卡斯楚即展開激烈的爭論。雖然柯錫金以索債為要脅而獲得上風，但卡斯楚對美、蘇高層會晤之不滿，使雙方關係更為晦暗，隨後蘇俄即修改了對古巴的經濟援助。

一九六七年十月，古巴共黨頭目蓋瓦拉在玻利維亞被擊斃，使古巴的「革命輸出」遭到嚴重挫折，而古巴內部亦因經濟的困難，更使卡斯楚透不過氣來。因為古巴的經濟由於原料生產限制，不能獨立發展，必要仰賴對外貿易，而蘇俄的經濟援助，又不能完全抵償美國對古巴實施經濟封鎖所造成的災害，何況蘇俄經常以貿易為要脅，不能以所需之物資供應古巴，尤其是石油，每當蘇俄減少供應，古巴的交通即成災難。並且一九六七年底，古巴蔗糖產量非但沒有達到一千萬噸的目標，反而使產量降低到從來沒有的五百萬噸。被卡斯楚無休止奴役的古巴人民亦不能忍受長期而嚴厲的經濟管制與配給措施，而不斷的反抗。這些都是卡斯楚難以克服的困難。

由於內外情勢所迫，卡斯楚又不得不向蘇俄低頭。一九六八年八月，蘇俄對捷克採取軍事鎮壓，卡斯楚就表示支持蘇俄的立場。同年十二月，古巴共黨革命週年紀念，蘇俄即派部長會議副主席納維克夫（V. N. Novikov）和外交部副部長維諾卡多夫（V. H. Vinogradov）前往哈瓦那表示慶賀，自此雙方關係又「親密」起來。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蘇俄國防部長哥萊契克（Gretchko）訪問古巴，從此不但雙方經濟活動增加，同時，蘇俄的軍事活動，又開始在古巴活躍起來。

貳 第二個「古巴危機」

從古巴與蘇俄關係演變來看，很明顯的，蘇、古關係是受着兩大因素的影響：一是美、蘇關係的發展，一是蘇、古對拉丁美洲共黨革命路線的分歧。以前者而言，當然蘇俄在緩和與美國關係上仍是比古巴的關係更為優先，尤其美、蘇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召開限制軍備會議以來，更有這種趨向。再以後者而言，近年拉丁美洲國家與美國在「經濟利益」方面的衝突，不但招

致拉丁美洲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且亦引起各國反抗美國的控制，脫離美國勢力的意向。蘇俄乘機以經濟貿易為餌與南美洲很多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企圖改變以美國為領導中心的美洲國家關係現勢。但是蘇俄認為古巴共黨在拉丁美洲所推動的「武裝革命」，已嚴重阻礙了「共產主義」的進展，並且亦容易造成一個極具危險的情況。所以蘇俄要使拉丁美洲共黨在受到尊重中活動，以合法鬥爭取得政權，就必須要對卡斯楚的「革命輸出」，實行間接的抵制。無疑的，這已成為經常引起卡斯楚對莫斯科不滿的兩大原因。

然而，以整個西半球而言，蘇俄為要保持它在拉丁美洲勢力的擴張，有很多需要介助於古巴的地方；起碼蘇俄可以利用美國人民經常認為是心腹之患的古巴，作為它進退的前哨。因此，蘇俄對古巴的關係，不但要儘量避免鬧得不可收拾，並且還要加緊控制古巴，使其成為蘇俄對西半球的戰略目標。在這種情況下，蘇俄就操縱了加勒比海的情勢，使其經常成為美、蘇衝突的「焦點」。就如一九六二年的古巴「飛彈危機」，美、蘇雙方曾達成一個協議：蘇俄允諾不把戰略性武器帶進古巴。從這時起，美國國防部一直認為加勒比海是維護美國以及世界安全的一個內湖區。但是從一九六九年開始，蘇俄海軍即不斷在加勒比海增加活動，首先是蘇俄原子動力潛艇在加勒比海出現，不久，又有蘇俄艦隊訪問古巴。一年後，配有導向飛彈的蘇俄潛艇又在加勒比海出現，並經美國國防部證實，蘇俄已在古巴巴仙佛谷港（Cienfuegos）建立了一個潛艇基地。美國當然會記起一九六二年十月，蘇俄在古巴建立飛彈基地所引起嚴重的危機，以及一九六四年，蘇俄以技術人員開拓哈瓦那漁港所引起美國國會的重視。因而在一九七〇年九月，美國宣佈蘇俄在古巴巴仙佛谷港建築潛艇基地，以補給其配有飛彈的潛艇，舉世為之震驚。

當時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對於蘇俄在古巴建立潛艇基地一事曾作慎密的研究。但是他們却排除「鷹派」的觀點來探討蘇俄在古巴建立潛艇基地對美國究竟有什麼威脅？所以他們的最後結論認為，蘇俄要使其潛艇停留在古巴巴仙佛谷基地，比停留在蘇俄北部諾爾馬斯克（Murmansk）海軍基地更長一些時間而已。一九七〇年十月，尼克森總統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與蘇俄葛羅米柯就達成了一個秘密協議，就是蘇俄再一次承諾不在古巴建立攻擊性系統的武器。不久，蘇俄艦隊即離開了古巴。

然而從此蘇俄並沒有減少它的海軍在加勒比海的活動。在一九七一年至

一九七二年初，蘇俄配有導向飛彈的巡洋艦在內的艦隊，仍不斷出現在加勒比海。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蘇俄又與古巴舉行海空軍聯合演習。在這時，已有三萬名蘇俄軍事人員與技術人員停留在古巴，其中有一百五十名蘇俄顧問為古巴訓練海軍。這種情勢顯示，加勒比海仍舊是一個風暴地區。最近祕魯奧依哥（Ojeda）週刊報導說：在所有的威脅當中，美國最恐懼的：其一是蘇俄艦艇在加勒比海的活動；其二是近來巴拿馬強人托瑞拉斯（Torrijos）就修改巴拿馬運河條約所提出的要求；其三是中美洲的哥斯達黎加與蘇俄建交。此一週刊並指出：美國感受蘇俄海軍在加勒比海的威脅，尼克森總統曾對到美國訪問的荷蘭總理表示北大西洋公約亦要在北愛爾蘭的克拉薩（Curaçao）港建立一個基地。並且亦有一些美國專家建議美國應該與墨西哥、委內瑞拉聯合建立能够應付蘇俄任何挑戰的軍事基地。從美國亦曾對其海、空軍將領們灌輸如何應付蘇俄的應變教育，美國對於古巴所帶來的憂患從來都沒有忽略的。

因此，以蘇俄與古巴的關係發展看，不僅美國與拉丁美洲國家關係的逐漸惡化是不可避免的，古巴共黨的存在，美國人民亦不會感到安心。那些憂心的美國人民認為，美國是不應該讓一個僅與美國相隔九十海里的國家與美國敵對。相反的，古巴共黨從一九六二年以來，亦不斷的感受受到美、蘇會在達成任何協議上，而使古巴受到傷害的恐懼。這亦是當尼克森聲明他要訪問蘇俄的時候，卡斯楚緊跟着亦要跑到莫斯科去探聽虛實了。

叁 卡斯楚訪問東歐與蘇俄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美國尼克森總統宣佈將於五月廿二日訪問蘇俄以後，在古巴就引起了一個浪潮。四月八日，卡斯楚就派經濟部長阿必爾（Carlos Rafael Rodriguez）率領一個經濟代表團到蘇俄訪問，實際上是磋商有關卡斯楚訪問蘇俄的事宜。四月十七日，卡斯楚之弟、國防部長厚羅·卡斯楚（Raul Castro）就聲明古巴又獲得蘇俄一批新的米格機。他說，蘇俄援助的米格機運到古巴的已有一百卅架。他強調古巴在蘇俄軍事援助下，空軍力量已告增強，目前古巴已有二百五十架飛機和二萬名空軍人員。這表

卡斯楚訪俄與加勒比海情勢

示在尼克森動身前往蘇俄訪問的前夕，古巴共黨已感到不安。一直到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卡斯楚在「勞工節」慶祝大會上才宣佈他將作一個長程的旅行。他說：在未來長達兩個月的旅程中，他將訪問幾內亞、阿爾及爾、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波蘭、東德、南斯拉夫、捷克及蘇俄等九個國家。他對這次旅行解釋說：他從來沒有想到國外去訪問，但是今天「世界革命」情勢大好，情況已有不同。他指出幾內亞如同非洲革命的支柱、阿爾及爾如同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中堅。他並且還譴責了美國佔領古巴關塔那摩（Guantanamo）的軍事基地對古巴安全的威脅。並表示：如果美國尼克森總統連任，古巴將不可能與美國妥協。

卡斯楚於一九六四年曾訪問過莫斯科，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古巴總統道提古（Oswaldo Dorticos）為了答聘一九七一年十月蘇俄總理柯錫金在首途加拿大的順道對古巴的訪問，亦曾訪問了莫斯科。以卡斯楚而言，在近幾年來，他曾有多次訪問蘇俄的機會；如一九六九年六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世界共黨大會、列寧一百週年紀念、以及一年前的蘇俄第廿四屆共黨大會。這些機會，蘇俄都曾希望卡斯楚能够親自前來，並且蘇俄第廿四屆共黨大會，蘇俄曾直接向卡斯楚邀請，但是卡斯楚却未予接受。所以當卡斯楚聲明訪問蘇俄的時候，很容易使人體會到是來自於尼克森訪問蘇俄的影響，雖然卡斯楚把對莫斯科的訪問，放在他訪問旅程中的最後一站。

卡斯楚是在尼克森五月廿二日訪俄之前啓程。他於五月七日首途非洲的幾內亞、阿爾及爾，然後到東歐的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波蘭、東德及捷克。卡斯楚在訪問旅程中不斷發表反美言論，五月廿六日，他在羅馬尼亞表示尼克森希望古巴放棄革命是毫無意義的。所以他說，他沒有興趣與尼克森會晤。六月十四日，卡斯楚在東德譴責美國利用古巴的關塔納摩基地對古巴實行顛覆。

卡斯楚是於六月廿六日由捷克抵達莫斯科訪問。當卡斯楚到達莫斯科時，其所受到克里姆林宮的禮遇，顯然與其一九六四年的那次訪問有些不同；在八年前，卡斯楚曾在列寧廣場作了長達三個半小時的演說，而這次卡斯楚只對莫斯科區域內的工人作了短短的會晤，並且他對工人的談話，蘇俄真理報只刊登了極少的幾行；據說這是因為蘇俄唯恐卡斯楚的言論，會影響到當前美、蘇關係趨於緩和的氣氛。

在這次訪問中，顯然卡斯楚與克里姆林宮的意見仍有分歧；六月廿七日在克里姆林宮的宴會上，卡斯楚的言論就比布里茲涅夫激烈的多。雖然雙方對於美、蘇高層會談、核子協定亦曾引起波浪，在拉丁美洲問題上，卡斯楚強調古巴共黨的革命任務與蘇俄的和平演變亦有相當距離，但是在雙方的聯合公報中並沒有顯示有何重大分歧。同時，公報中亦譴責了社會主義國家與現代革命力量的分裂，而無法阻止帝國主義與半殖民地主義的繼續發展。但在公報中最重要的是卡斯楚承認蘇俄是共黨世界的領導者，這對蘇俄而言，亦許是最大的收穫。

所以無論如何，美、蘇高層會談與古、蘇高層會談，在蘇俄的和平共存與世界革命間仍是非常的矛盾。儘管古、蘇聯合公報隱約其詞，但蘇俄與古巴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敵對，尚未完全取消。而卡斯楚的訪問亦如同南斯拉夫狄托的訪問一樣，都是蘇俄利用對那些落後國家宣傳的最好機會。這亦是說，蘇俄與美國的高層會談，雖然在很多方面都獲得妥協，但對於蘇俄支援落後國家反資本主義革命的政策，似乎並沒有太大的改變。所以這亦是當卡斯楚訪問莫斯科之際，在這個理論方面，特別引起國際間的注意。

至於古、蘇雙方的關係，在公報中，雙方都強調在共同觀念與友好上是無瑕疵的。雙方都認為無論是兩國政治或共黨之間，其重要關係之發展已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當然在戒備森嚴的克里姆林宮進行的秘密會談，其真正的內容是難以獲悉的，但從卡斯楚在莫斯科經過十天的停留，而於夫洛阿瓦（Vnukhovo）機場告別的時候，卡斯楚與布里茲涅夫的熱烈擁抱，可能雙方都會感到滿意的。

肆 加勒比海地區情勢的發展

蘇俄自「飛彈危機」以後，在拉丁美洲一直避免與美國直接發生衝突。蘇俄基於本身的條件及利益，在「和平共存」、「和平競爭」原則下進行赤化，對蘇俄可獲得更多好處。蘇俄以「和平共存」的策略進行赤化，不但可避免那些急劇的危險情況，而仍可束縛美國的力量，並且在積極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方面，更容易支援「民族解放運動」，而獲得拉丁美洲人民的信仰。所以這亦是近年來拉丁美洲共黨武裝叛亂情勢趨於緩和的原因之一。

然而，蘇俄對於古巴的控制，其企圖是多方面的。十二年來，蘇俄與古巴關係的演變，雖歷經波瀾，但蘇俄仍不肯放鬆古巴，其主要的理由似乎有下列三點：其一是古巴地勢恰在加勒比海中央，不僅可威脅美國，並且亦可威脅全美洲，如蘇俄失去古巴，其在美洲勢力的擴張將難以屏障。其二是在所有國際衝突事件中，美國對於蘇俄在古巴製造的威脅，最具敏感，如此更鼓勵了蘇俄要以古巴控制華盛頓的情緒，以獲取其他方面的利益，因而加勒比海地區就成為美、蘇最重要的冷戰戰場。其三是蘇俄不願意毛共勢力進入美洲，更不願意古巴共黨倒向毛共。一九七〇年間，毛共與古巴共黨恢復自一九六七年已經中止三年的正常關係，並且在雙方新使到任時都強調加強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此時亦正是蘇俄加強在加勒比海的海軍活動，似乎亦不無間接對毛共實行鎮壓的作用。在古巴共黨而言，卡斯楚對於俄共與毛共的關係似不可能兩面應付。此次卡斯楚訪問所有東歐國，獨無親向毛共的阿爾巴尼亞在內，這不難看出卡斯楚的苦衷，更可以看出毛共在古巴的處境。至於古、蘇聯合公報對於國際共黨分裂主義的譴責，卡斯楚承認俄共是世界共黨的領袖，可見古巴共黨仍不可能失去蘇俄的保護。

美國對於蘇俄在古巴所製造的威脅，亦經常達成諒解，因此，華盛頓方面即認為，美、蘇在加勒比海將不會引起大戰的危機。從一九六八年以來，尼克森總統亦曾多次派遣密使與接近卡斯楚的人物進行探測，以明瞭恢復與古巴正常關係的可能，但是這種探測迄今已完全失敗。一九七一年間，祕魯向美洲國家組織提案，主張恢復與古巴之經濟與外交關係，美國國務卿羅吉斯即聲明，美國將贊成美洲國家組織會員國的意見，但在言詞中並不感到樂觀。一九七二年六月八日，亦是卡斯楚正在東歐訪問旅途中聲言不與美國妥協的時候，在美洲國家組織一項集會中就以多數國家的反對，而否決了祕魯的提議。這項集會的投票結果是，反對者有美國、巴西、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薩爾瓦多、瓜地馬拉、海地、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拉圭、烏拉圭、多明尼加。贊成者有厄瓜多爾、墨西哥、牙買加、巴拿馬、千里達、智利、祕魯。棄權者有阿根廷與委內瑞拉。墨西哥是拉丁美洲唯一沒有與古巴斷絕關係的國家。

當真的，在卡斯楚訪問東歐及蘇俄以前，對於恢復與古之正常關係，很

取極爲迫切的播種時間粗製濫造的播種二億一千多萬公頃，充分表現出報銷主義的色彩和情緒；關於人民福利，最重要的兩個條件——零售貿易和生活服務，不但未做到符合人民需求的程度，而且連一個看得過的形式都不夠；——這一切證明蘇俄經濟方面的組織性和紀律是如何嚴重的兩個問題。

本年三月一日，「真理報」在一篇題爲「勞動紀律」的社論中強調指出：「生產方面的組織性與紀律，是生產高度效率不可少的條件，沒有這一點，要說能够採用和正確運用科技進步的成就，改進產品的品質和其他經濟指標，加速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速度，是不可思議的。」該報認爲：「思想政治工作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份，就是教育人們以共產主義的態度對待勞動和社會所有制，發展蘇俄人民的創造積極性，加強自覺的紀律和組織性。」并且斷言：「祇有在生產一切方面毫無缺點的勞動紀律和秩序之下，才可能最充分的和最有效的利用勞動時間。」

本年上半年俄共中央通過「關於減少勞動時間的損失和規定破壞工人和職員勞動與休息制度的立法」的決議。當時我們就意識到蘇俄在社會主義競賽進行如火如荼的當中，突然發表此項決議，其勞動方面的問題一定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原來據「真理報」上述的社論說，在許多企業、工地和機關中，勞動時間的損失很大，經濟方面的領導人、黨務和職工會機構，對於破壞生產正常節奏、遊手好閒、遲到、外出等等，視若無睹。在輕工業、拖拉機和農業機器製造工業、汽車工業各企業中，就有這種情形。統計顯示，在建築安裝工作中的工人，每人每年平均要曠工四個班。所以該報強調：「自覺的社會主義勞動紀律，是保證順利完成五年計劃任務一個强有力的因素，勞動紀律愈鞏固和它的生產率愈高，產品就愈多，國家就愈富強。」而「所有共產黨員都應對勞動紀律的狀況負責，因爲他們的責任要以身作則，嚴守紀律，以不調和的態度對待閑蕩、遲到和任何其他無組織性的現象。」

我們知道，在蘇俄的經濟中，除了農民不完全是共產黨員外，工人和職員幾乎全體都是，尤其是經濟方面領導人，不是黨員出身，根本就不可能榮膺其職，然而，這些共產黨員，是不是做到了「以身作則，嚴守紀律」呢？據七月八日的「消息報」在題爲「勞動中的紀律」一篇社論中說：「許多企業和機關，對於在勞動時間開會、準備體育競賽、搞藝術的業餘活動，并不認爲不合。更有甚者，有的人未得行政方面的許可，離開生產去辦理私事，

所有這一切都使紀律爲之蕩然無存。」「以土庫曼共和國的輕工業各企業爲例，去年一年損失的勞動時間增加了三八、四〇〇個工作天，平均每一個工人一年之中有十多個勞動日不去作生產勞動。」

我們并不懷疑俄共的黨，迄未放棄對羣衆的思想政治教育，而且從許多資料看來，正在日益加緊其所謂「共產主義的教育」，希望生產中的每一個勞動者能以共產主義的態度對待生產，尤其對於成長中的一代寄望更殷。可是，何以會發生「言之者諄諄，而聽之者藐藐」的結果呢？答案很簡單，這是制度上的問題。

類似本年上半年經濟中所發生的各種可笑的情況，并不自今年始，過去亦復如此。輿論的呼籲、勸告、貶斥，也不是從未前見，可以說已成老生常談。因此，我們相信，蘇俄現行的制度存在一天，這些可笑的現象不但隨之存在一天，而且有變本加厲的可能。

列寧曾說過：「羣衆的革命自覺紀律的教育，是建設新社會必不可少的條件。」可是他並沒有進一步想，以一種違反人性的制度作爲建設新社會的基礎，在這種情形下通過教育向羣衆要求自覺的革命紀律，豈不是緣木而求魚。

註一：蘇俄建國五十週年紀念是今年十二月卅日。

註二：蘇俄關於集體農民的勞動報酬，一向祇發表增長率，其基數則從不公佈。

註三：所謂「四十多個部」當係指聯盟及共和國的部的合計。

——上接第76頁——

多拉丁美洲國家均已動搖，這可能是由於卡斯特在東歐發表的言論而成自絕。一九七二年七月十日，美國國務院聲明包括有四個海洋學者的美國代表團，參加六月間在哈瓦那舉行的國際海洋學者會議，因爲這是自從美國與古巴斷絕邦交以來第一次正式訪問，國際間即盛傳美國與古巴有和解的可能。但是美國國務院則表示，美國與古巴恢復正常關係，其先決條件是要古巴中止與蘇俄的軍事關係。基此觀察，本年五月間的美、蘇高層會談，雖然在很多方面達成協議，但是位於加勒比海中的古巴，却仍是美、蘇之間最爲尖銳的問題。